

学生版

主编：王为国

传世

CHUANSHIJINGDIAN

经典

16



红旗出版社

16

传世经典 学生版

主编 庄为国

红旗出版社

孙子兵法

——孙武

一、计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死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：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故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。曰：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

将听吾计，用之必胜，留之。将不听吾计，用之必败，去之。计利以听，乃为之势，以佐其外。势者，因利而制权也。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

劳之，亲而离之。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。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，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。为此，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研究，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，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：一是道，二是天，三是地，四是将，五是法。所谓“道”，就是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，这样，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；所谓“天”，是指昼夜、晴雨、寒冷、炎热、四季更替及对军事行动的影响；所谓“地”，指路程远近、地势的险阻或平坦，作战地域的宽广或狭窄，地形是否利于攻守进退；所谓“将”，是指将帅是否具备智谋才能，赏罚有信，爱护士兵，勇敢果断，军纪严明；所谓“法”，即军队组织编制、将吏的统辖管理和责任区分、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等制度规定。以上五方面，将帅们不能不知道的；只有深刻了解这些情况，才能打胜仗，否则就不能取胜。这些被称为“五事”。

据此，应分析比较以下七个方面，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：哪一方君主的政治开明？哪一方将帅的指挥高明？哪一方天时地利优势？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？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？哪一方兵卒训练有素？

哪一方赏罚严明？这就是所谓“七计”。我们根据这些，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败了。

如果听从我的计谋，作战一定胜利，我就留下；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，作战一定失败，我就离去。

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，还要设法造“势”，以辅助作战的进行。所谓“势”，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。

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。所以，能打而装作不能打，要打而装作不打，要在近处行动而装作要在远处行动，要在远处活动而装作要在近处活动；对于贪利的敌人，要用小利来引诱它；对于混乱状态中的敌人，要乘机攻取它，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，要加倍防备；对于强大的敌人，要暂时避开它；对于易怒的敌人要使其更加骄傲；对于休整的敌人，要设法疲劳它；对于内部和睦的敌人，要设法离间它；要在敌人无准备状态下实施攻击；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。这些都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所在，是不可事先加以规定的。

开战之前预计可以打胜仗的，是因为胜利条件充分；开战之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，是因为胜利条件不充分。计算周密，条件充分的就能胜利，计算不周，条件不充分的就难以获胜，何况既不作计算又没有条件的呢？我们从这些方面来考察，谁胜谁负就看得出来了。

二、作战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，千里馈粮，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胶漆之材，车甲之奉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其用战也胜，久则钝兵挫锐，攻城则力屈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。夫钝兵挫锐，屈力殫货，则诸侯乘其弊而起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故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夫兵久而国利者，未之有也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

善用兵者，役不用籍，粮不三载。取用于国，因粮于敌，故军食可足也。国之贫于师者，远输，远输则百姓贫；近师者贵卖，贵卖则百姓财竭，财竭则急于丘役。力屈中原，内虚于家。百姓之费，十去其七。公家之费，破车罢马，甲胄矢马，戟质蔽橹，丘牛大车，十去其六。

故智将务食于敌，食敌一钟，当吾二十钟；芟秆一石，当吾二十石。故杀敌者，怒也；取敌之利者，货也。车战，得车十乘以上，赏其先得者，而更其旌旗，车杂而乘之，卒善而养之，是谓胜敌而益强。故兵贵胜，不贵久。故知兵之将，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凡是用兵作战的一般方法原则，要动用轻车千辆，重车千辆，步兵十万，要向千里以外运送军需粮饷，那么前方后方的经费，招待国宾使节的费用，保养弓箭甲盾等兵器的胶漆等器材的补充，车辆盔甲的修补，每天要开支经费千两金银。（这些都准备好后）十万军队才能出动。用这样的军队去作战，就要力求速胜，持久战斗就会使军队疲惫，挫伤锐气，攻取城池就会力量耗尽；长久出兵在国外，就会使国家的财政发生困难，造成供给不足。如果军队精神疲惫，锐气受挫，力量耗尽，军需物品缺乏枯竭，那么其他诸侯就会乘虚而入，那时虽有智谋的人，也无法妥善处理，也就没有好结果了。所以用兵，只听说稳扎稳打地速战，没有看见过偷机取巧长久的。大概战争持久而对国家有利的，是从未有过的事情。因此，不能详尽地了解用兵害处的人，也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利处。

善于用兵的人，兵员不用征集两次，粮饷军需不用运输三回；军需费用在国内取用，粮草要向敌国征发。这样军队所需的物品粮草就可以满足了。国家之所以会因出动军队而贫穷的，就是因为远道运输，远道运输（部队去打仗）百姓就会因此贫困。在军队集中的附近地区，东西就会涨价，东西涨价，就会使得百姓财富枯竭，财政枯竭就要急于增加赋役。这样在国内就会力量耗尽，财富枯竭，家家空虚。百姓的财

产耗去十分之七；国家的耗费：包括车辆的损坏，马匹疲劳，盔甲、甲冑、箭弩、戟盾、蔽橰以及运输用的牛和大车，也要损失十分之六。

因此，聪明的将帅务必要在敌国取得粮饷。吃敌国的粮食一钟，相当于吃本国的二十钟，用敌国的草料一石，相当于用本国的二十石，因此，要使部队和士兵勇猛地冲锋陷阵杀敌立功，就要采取激励战士增强斗志的办法。要使士兵奋勇争先抢夺敌人武器物资，就要利用奖赏的方法。在车战中，凡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，就要奖励首先夺得战车的人。夺得战车后要把车上敌人的旗帜换成自己的旗帜，派出自己的士兵掺杂乘坐；对俘虏过来的兵卒要优待和供养他们。这就是所说的战胜敌人也更加壮大自己。所以用兵贵在速胜，不适宜持久。因此明智的，懂得用兵的将帅掌握着军民的生杀大权，是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。

三、谋攻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夫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。修橰造车，具器械，三月而后成，距堙又三月而后已。

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，杀士卒三分之一，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灾也。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

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。故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夫将者，国之辅也。辅周则国必强，辅隙则国必弱。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：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，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，是谓縻军。不知三军之事，而同三军之政，则军士惑矣。不知三军之权，而同三军之任，则军士疑矣。三军既惑且疑，则诸侯之难至矣，是谓乱军引胜。

故知胜有五：知可以与战、不可以与战者胜，识众寡之用者胜，上下同欲者胜，以虞待不虞者胜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此五者，知胜之道也。故曰：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。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败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指导战争的法则，是使敌人举国降服是上策，出兵击敌国就差一等；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，用武力击破敌军就差一等；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旅就差一等；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人的卒就差一等；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人的伍就差一等。因此，百战百胜，不算是高明中最高

明的,不通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降服,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。

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,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,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,最下策是攻城。攻城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,制造攻城的大盾和攻城车,准备攻城的器械,三个月才能完成,构筑攻城用的土山,又要花费三个月才完工。将帅焦躁忿怒,而指挥士卒像蚂蚁一般爬梯攻城。士卒伤亡了三分之一,而城还是攻不下来,这就是攻城的灾害。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,使敌军降服而不用直接交战,夺取敌人的城邑而不靠硬攻,灭亡敌人的国家而不需久战,一定要以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。这样,军队就不至于疲惫受挫,而胜利可以完整地获得,这就是谋攻的法则。

所以用兵的方法是:有十倍于敌的兵力,就要包围敌人;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,就进攻敌人;有一倍于敌人的兵力,就分散敌人;同敌人兵力相等,就要善于设法战胜敌人;比敌人兵力少就需善于骚扰敌人;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敌人,就要设法摆脱敌人。弱小的军队如果只知硬拼,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。将帅是国君的助手,辅助得周密,国家就会强盛,辅助得有缺陷,国家就要衰弱。

国君可能危害军队的情况有三种: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前进而硬叫它前进,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后退而硬叫它后退,这叫束缚军队;不了解军队内部事务而干

涉军队行政,就会使将士迷惑;不了解用兵的权谋而干预军队指挥,就会使将士怀疑。军队既迷惑又怀疑,各诸侯国就会乘机举兵入侵。这就是所谓自乱军心而导致敌人获胜。

从下面五种情况可以预知胜利:知道什么情况可以打和不可以打的能胜利,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采取不同战法的能胜利,上下齐心协力的能胜利,戒备周密可防止意外的能胜利,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国君不加牵制的能胜利。这五条是预见胜利的法则。

所以说: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,百战都不会失败;不了解敌人而仅仅了解自己,可能胜也可能败;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,那就每战必败了。

四、形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:昔之善战者,先为不可胜,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,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,能为不可胜,不能使敌之必可胜。故曰:胜可知,而不可为。不可胜者,守也;可胜者,攻也。守则不足,攻则有余。善守者,藏于九地之下,善攻者,动于九天之上,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

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,非善之善者也;战胜而天下曰善,非善之善者也。故举秋毫不为多力,见日月不为明目,闻雷霆不为聪耳。古之所谓善战者,胜于

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智名，无勇功，故其战胜不忒。不忒者，其所措胜，胜已败者也。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

兵法：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数，四曰称，五曰胜；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数，数生称，称生胜。故胜兵，若以镒称铢，败兵若以铢称镒。胜者之战民也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，形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往昔善于打仗的人，首先要创造不被敌方战胜的有利条件，用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。不会被敌方战胜，这权力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可不可以战胜敌人，却在于敌人（是否强弱，是否犯错误，是否暴露出致命弱点）。因此善于用兵打仗的部队，能够做到不会被敌人战胜，而不能保证敌人必定被我战胜。所以说，胜利可以预见，却不能强求得到。使敌方不能够战胜我，这里属于防守方面的战术策略，让我方有把握战胜敌方，就要采取进攻方面的战略战术。采取防守战术，是由于兵力不足（或处于战略劣势）；采取进攻的战略战术，是由于兵力有余强大（战略上处于优势）。善于防守的人，把自己的兵力深深地隐藏在各种有利地形之下；善于进攻的人，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和优势，利用各种有利的天气发动军

事进攻。只有这样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却又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，完全消灭敌人。

预见到胜利所需要的常识，不超过一般人的见识，不算得高明中最高明的；通过激烈残酷的战斗而取得胜利，普天下的人都说好，不过这也不算得高明中最高明的。这就像举得起秋毫算不上大力士，看得清日月算不上明眼人，听得见雷霆算不上耳聪一样。古代人所说的善于打仗的人，都是在容易取胜的条件下战胜敌人的。所以那时善于打仗的人虽打了胜仗，却没有智谋的名声，也没有勇猛的武功。因此，他们取得胜利是不会有差错的。他们所以不会出现差错，是因为他们的作战措施是放在必胜的基础上的，是战胜那些已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。善于打仗的人，总是使自己处于不败的地位，又不放过使敌人失败的任何机会。因此，胜利的军队总是先有了胜利的把握后，才去寻找敌人交战；失败的军队总是先同敌人交战，企图在作战中取得侥幸的胜利。善于领导部队作战的将帅，修改确定军规，确保法制严明，因此能够掌握胜败的决定权。

古《兵法》上讲：引起战争的原因有五个方面因素，一是“度”，二是“量”，三是“数”，四是“称”，五是“胜”。（敌我双方都有土地国土）有了国土就产生（土地面积大小是否适）“度”的问题。（双方土地面积大小的）“度”的不同，就产生（物产资源多少的）“量”的问题；（双方物产资源多少的）“量”的不同；就产生（能

动员和供给兵卒众寡的)“数”的问题;(双方人力众寡的)“数”的不同,就产生(军事力量强弱对比的)“称”的矛盾,(双方力量强弱的)“称”的不同,就产生了胜败的结果。能够打胜仗的军队,在力量对比上,就像“镒”称“铢”那样占绝对优势(自然轻而易举,必胜无疑);失败的军队,在力量对比上,就像用“铢”称“镒”一样,处于绝对劣势(自然无能为力,必然失败)。能够打胜仗的军队作战,就像决开在千仞高处的溪水中的积水那样,直冲而下,势如破竹,这是一种力量形状上的悬殊对比呀!

五、势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:凡治众如治寡,分数是也。斗众如斗寡,形名是也。三军之众,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,奇正是也。兵之所加,如以石投卵者,虚实是也。凡战者以正合,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,无穷如天地,不竭如江海。终而复始,日月是也。死而更生,四时是也。声不过五,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。色不过五,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,味不过五,五味之变不可用于尝也。战势不过奇正,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。奇正相生,如循环之无端,孰能穷之哉?

激水之疾,至于漂石者,势也。鸷鸟之疾,至于毁折者,节也。是故善战者,其势险,其节短。势如彍

弩,节如发机。纷纷纍纍,斗乱而不可乱也;浑浑沌沌,形圆而不可败也。乱生于治,怯生于勇,弱生于强。治乱,数也;勇怯,势也;强弱,形也。故善动敌者,形之,敌必从之;予之,敌必取之;以利动之,以卒待之。故善战者,求之于势,不责于人,故能择人而任势。任势者,其战人也,如转木石。木石之性,安则静,危则动,方则止,圆则行。故善战人之势,如转石于千仞之山者,势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:治理众多的兵卒和管理少数的兵卒一样,就是要组织编制好。指挥大部队作战,如同指挥小部队作战一样,这是由于有规定好了的信号来指挥。统帅全国的军队,即使遭受到敌人的进攻,也不导致失败,这是由于用“正兵”出“奇兵”战术运用的恰到好处。军队进攻方向的确定,如同用石头投掷鸡蛋一样,是要采取“避实就虚”战术的。作战总是用“正”兵挡住敌人,用“奇”兵争取胜利。因此,善于出“奇”兵的将帅,他的战术方法就像天地那样变化无穷,像江河那样奔流不竭。刚刚结束又立刻开始,如同日月的运转从不间断,已经离去又马上返回来,就像四季那样不停地更迭。乐音只不过有五个,可是五个音的变化排列,就能听不胜听。颜色不过五种基本色素,可是五种色彩的变化调配,就能看不胜看;口味不过五种味道,可是五种味道的变化混合,就尝不胜尝。

作战的形式不过“奇”和“正”，可是，“奇”与“正”的变化，就会无穷无尽。“奇”、“正”相互转化，就像圆环一样，无始无终，谁能穷尽它呢？

湍急的水流，飞快地向前奔腾，以至能冲走石头，这就叫做“势”。鸷鸟能迅猛地向下飞击，以至能捕杀小鸟小兽，这就叫做（有轻重缓慢的）“节”。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，出击时的节奏是短促有力的。险峻的势如同张满的弓弩，短促的节奏就如同击发弩机把箭矢突然射出一般。战旗纷纷飘扬，人马纛纛鼎沸，虽然战斗很乱，自己却不可乱；浑浑沌沌，虽然战场情况迷蒙不清，但要使阵形圆整，不被击败，做到乱中取胜。在严整中可出现混乱，在勇敢中可出现怯懦，在坚强中可出现软弱。严整或混乱，这是组织编制的好坏问题，勇敢或怯弱，这是势优劣问题，坚强或软弱，这是力量的表现。因此，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，要伪装造成假象迷惑敌人，敌人就会听从调动；投其所好，引诱敌人，给敌人点好处，敌人就会来夺取。用小利去调动敌人，用重兵来伏击敌人。因此，善于作战的将帅，要依靠有利的形势取胜，而不苟求责备手下官兵的责任，所以能选择具有不同长处的人去利用各种有利的态势。所说的“任势”这个方法，就是说要善于选用下级官吏去指挥作战，就像滚动木头和石头一样，要因势利导（充分利用地理地形，人的态势）。木头、石头的本性，是放在安稳平坦的地方就静止，放在险坡倾斜的地方就滚动；方的

会静止，圆的会向前滚动。所以，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有利形势，就像转动的圆石，从千仞的高山上滚下来那样，不可阻挡，这就是所谓的势呀！

六、虚实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，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。故善战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。能使敌人自至者，利之也；能使敌人不得至者，害之也。故敌佚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。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。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

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形。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声。故能为敌之司命。进而不可御者，冲其虚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故我欲战，敌虽高垒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；我不欲战，虽画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其所之也。故形人而我无形，则我专而敌分；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则我众而敌寡，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与战者，约矣。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；不可知，则敌所备者多；敌所备者多，则吾所与战者，寡矣。

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，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寡者，备人者也；众者，